

《纽约邮报》：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

【明慧网】《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8月9日发表记者 Larry Getlen 题为“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的长篇文章。文章说，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刑事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是来自法轮功修炼者。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活摘他们的器官。

文章提到，恩维尔·土赫提(Enver Tohti)曾是新疆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1995年6月，他被上级要求准备一次历险——去野外做手术。

当这名医生和他的团队早上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时，他意识到他们位于“西山死刑刑场，是专门用来处决政治异议人士的地方。”

枪响之后，他开车到被告知的地方，看到“十具，或许二十具尸体躺在山脚。”警察带领他到一具尸



体面前，“一个穿着海军蓝衣服的大约30岁的男人”，警察告诉土赫提这就是他将手术的人。

土赫提感受到“尸体”身上微弱的脉搏，他说，“他没有死。”

“那就手术吧。拿下他的肝脏和肾脏。马上！快！”

在土赫提拿下器官并缝合伤口之后，他注意到血管仍然在搏动。他确定这个人仍然活着。

文章说，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报导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政府已经承认，死刑犯的器官被用于移植。

但是根据中国问题分析家和人权调查员伊森·葛特曼令人不安的新书《大屠杀》讲述的群体杀害、活摘器官和中国异议问题秘密解决方案，活摘器官的现实更加

可怕。

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罪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是来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从未犯下或被控死罪。

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活摘他们的器官。为了增加移植成功的机率，葛特曼写道，器官常常在囚犯还活着的时候被摘取。

葛特曼估计，迄今为止，超过六万四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每天这个数字都在增长。

文章最后提到，现在贩卖器官的情况怎么了呢？

葛特曼新书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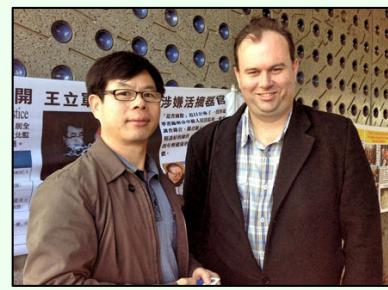
“2014年1月，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的中国器官经纪商奥马尔医疗服务公司(Omar Healthcare Service)，在网上自由地打广告向西方人兜售器官移植旅游。” ◇



▲2014年8月9日是俄罗斯“体育日”。克里米亚奥委会特别推荐法轮功团体参加此次体育节。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给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颁发了附有俄联邦体育部部长签名的荣誉证书。



▲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从2014年7月2日起，举办了为期6周的夏令营活动。共有60多名法轮大法弟子参加。孩子们在“真善忍”修炼的环境中，学习中国传统武术，同时有丰富的活动。



▲2014年8月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商务中心用图片展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特意赶来支持。路过此地的市议员詹姆斯·肖也表示支持。

从蛮女到孝媳

我14岁那年，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长期辱骂，喝了农药离开家，想死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可是命运捉弄人，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一晃，我到了出嫁的年龄，由父母做主把我嫁到相邻的一个村子。更糟糕的是婆婆是个精神病，每天除了唱就是骂。公公从小就是一个孤儿，脾气古怪。这对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使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常常为一件小事和公公打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公公干活回来，家里没人给他及时做饭，他饿了就吃剩饭凉饭，正好我做好了一锅包子，我丈夫要拿包子给他父亲吃，我硬阻止他没让拿，我大声说，要是你敢拿一个，我就把一锅都倒掉！我丈夫眼含泪说，我怕你。

随着我的道德良心的堕落，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后来就得肾盂肾炎，痛得我苦不堪言，还是想一死了之，看看不懂事的孩子又舍不得，就这样我在人世的苦海中挣扎着，从精神到肉体没有两分钟的好过时候。

直到1999年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一个来月的功夫，我身体上的各种病都好了，家里的重活也能干了，而且不觉得累，有使不完的劲儿，



自己的心也越来越善良了。我母亲说，这丫头说变就变，身体结实了，脾气变好了，这法轮功太了不得了！

我和公婆住在一个院，公公上山回来，我就把做好的饭菜端到他屋里，由于我变得善良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和睦了。后来婆婆病重了，临去世前，突然明明白白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脾气变好了，我放心你，你要照顾好你公公。

婆婆去世一个多月，几个儿子因为养老爹的事打起了架。这时，我主动表示，如果老人家没有意见，让老人到我家来养活。我公公说，我就跟老五了，我丈夫排行第五。这时大哥在一旁说，你算计一下你合适吗？我说，我们都有儿有女的，当我们生儿养女时，我们谁也没有去算过合不合适，父母老了，我们赡养老人还算计合适不？大家谁也不说什么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前前后后大变样，亲戚说，我母亲也说，我真变了，要不炼法轮功谁也改变不了我。◇

探索人生的台湾学子

【明慧网】钟钰麒大学时就读哲学系，念哲学系的初衷是想了解宇宙与人生的道理，从大一到大三在哲学系中，读了许多东方诸子百家学说和西方古老至近代哲学家的思想著作，但从这些哲学家思想中学得再多，也都是似是而非，好像是又好像不对。

后来在大学三年级时上了一堂道家哲学的课程中，这位哲学老师提到“法轮功”，说是集健身、健康、道德回升于一身的高德大法。

由于这个因缘，他拜读了《转法轮》，没想到以前读哲学系时解不开的迷惑，在《转法轮》中一一地得到了解答。◇



钟钰麒，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明慧网】来自辽宁锦州的代丽国曾亲身经历了1999年“四·二五”万人上访事件。

“听说天津抓人了，有学员说到北京上访，去不去？我说去，衣服都没换，拎包就出门了。”代丽国说，

“当时我就想，从家庭、单位所接触的环境，我们都是做好人的，政府抓人可能是不了解情况，我到北京讲一讲，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跟他们讲一讲，把学员放了。”代丽国表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炼功人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代丽国1995年开始学法轮功，炼了20多天，折磨她十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盘突出等几种病痛全部消失了。



1999年4月25日上访现场

“到现场后，老年人都很整齐地坐后面，我那时还年轻，40多岁，就站在前面静静地炼功，也没喊口号，非常安静。那时警察还过来和我们聊天，给我们照相，有车子来回走，到中午了，有学员就陆续到超市买水和面包，吃完我们把纸屑等垃圾收拾到塑料袋里。”

上访获得当年的总理朱镕基的正面回应，事情得到妥善解决，代丽国当晚就赶回锦州。

没想到，3个月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如同文革再现。代丽国的整个生活开始颠倒，警察骚扰不断。她于当年10月份再次到北京上访，遭到警察残暴对待，其后被直接送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了世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

亲历
『四·二五』

滕秀玲仍被沈阳女子监狱劫持

【明慧网】辽宁丹东东港市法轮功学员滕秀玲，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遭丹东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和元宝区公安分局的多名恶警暴力绑架殴打，失去语言能力，后被迫害致命危。

同年九月十六日，东港市法院在滕秀玲身体高危状态下，非法秘密判她三年六个月，丹东看守所与其合谋开假证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将滕秀玲强行投进沈阳女子监狱。

家人和律师多次向辽宁监狱管理局投诉，多次去沈阳女子监狱交涉，监狱至今一直拒绝保外就医。

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家人再次去沈阳监狱管理局交涉，负责此事的狱侦科长张英和回避，拒绝接待家人；家人又去辽宁沈阳女子监狱要求给滕秀玲保外就医，看押滕秀玲的管教队长袁某拒听家人要求，态度十分蛮横。

以下是滕秀玲近期被迫害的事实。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滕秀玲的丈夫去接见她时，滕秀玲颤抖的手在窗台上比划着告诉丈夫，她在丹东看守所被迫害至命危，打氧气抢救。还告诉丈夫家人给她存的钱，她一分也没花，都被看守所警察给扣作医药费了。

二零一四年六月七日，她丈夫去接见时，滕秀玲告诉丈夫她被绑架以后，被一个光头恶警毒打，使她当天下午抽风抽了四次。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下午，北京两名维权律师去沈阳女子监狱会见法轮功学员滕秀玲。滕秀玲被带到在一间屋子里，隔着玻璃，律师看到滕秀玲自己还能行走，身边有两名警察和两名犯人陪着。警察胸前戴的名牌仍是反扣着，不让看到姓名。会见方式是隔着玻璃与滕秀玲电话对话。以下是律师与滕秀玲的对话记录：

律师：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滕秀玲：那天我被绑架后抽风抽了十多个小时。当天下午约四点左

右，一个光头的恶警毒打我，不知道他的姓名。送进看守所后，姓张的所长毒打我。七月一日，躺在我身边的吸毒犯人自杀，我被吓得抽风抽了十个多小时，看守所不给治病，我要告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还说我在家的时候就不会说话，他们撒谎。判决书上写的，说在我家抄出九百份法轮功真相传单，这也是他们编造的，当时家里只有二十份真相传单，其余的是（A4）空白纸。

律师：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滕秀玲：我现在心疼，很难受，害怕声音，声音大一点，心里就恐惧，说话多了抽（风）了。

律师：要不要申诉？

滕秀玲：点头（表示要申诉）。

律师：你现在还炼功吗？

滕秀玲：摇头（表示不让炼）。

律师：在这里被打过吗？

滕秀玲 当着在场的警察 摆头，表示没被打。

会见时间两个小时。律师与滕秀玲沟通也十分困难。滕秀玲两手抖动，不会说话，只能用颤抖的手比划着，或写字来回答律师问题，与律师沟通。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滕秀玲丈夫去监狱接见，看到滕秀玲自己，已经不能走路，坐在凳子上自己站不起来，有两个刑事犯人拽着她的胳膊，将她拖起来，两个犯人在她身体两侧架着，她才能走路，身体消瘦的很厉害。

看押她的警察袁某告诉滕秀玲的丈夫，滕秀玲在此之前被送进监狱医院治病。滕秀玲只问了一句：家人好吗？丈夫回答：都好。之后，滕秀玲就不再说话了，坐在那里，刷刷地流着眼泪。目光里透出的是紧张和恐惧，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滕秀玲遭绑架之后，曾被送进丹东振兴区肛肠医院强行体检。八月十四日，东港市法院李新田、宋清华、韩贵元（送达）、李运昌到丹东看守所

提审滕秀玲时，丹东肛肠医院关于滕秀玲被绑架后的身体状况，向东港市法院提供的病情介绍得知，滕秀玲被送进丹东看守所时，身体“呈不自主抖动状态，情绪紧张时尤重，不能自觉自述，八月十二日晚始终频繁出现阵发性肢体抽动，呼之不应，意识模糊，诊断癫痫大发作……。”

从医生的病情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滕秀玲告诉家人和律师她被迫害的情况都是事实。东港市公检法与丹东国保支队、丹东看守所合谋，滥用职权，残害好人，必将受到天理的惩罚！

滕秀玲目前仍被关在监狱医院里迫害，强迫放弃修炼，生命危在旦夕！

详见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发表的《滕秀玲生命危急 沈阳女子监狱拒保外就医》一文。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越来越多，律师们在法庭上指出：“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不构成犯罪；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合法；把法轮功歪曲为邪教去打击，是荒唐可笑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诬判的。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五年，世间局势巨变，迫害元凶江泽民在世界多国被起诉，薄熙来入狱服刑，专职迫害法轮功的中央“610办公室”头子李东生被免职，周永康被抓捕……

上天是慈悲的，仍在给不明真相者机会，只是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神目如电，每个人对待法轮功和“真善忍”修炼者的态度，也是在选择着自己的未来。◇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

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槃，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时从灰烬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身舍利子。这些颗珠状舍利子晶亮透明、五光十色、坚硬如钢。

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中国有十九处。

近年来中国各地陆续发现了释迦牟尼佛舍利：

陕西扶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1987年发现）；北京灵光寺招仙塔的释迦牟尼佛牙舍利（1900年发现）；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的释迦牟尼佛舍利（1981年发现）；镇江甘露寺铁塔的释迦牟尼佛舍利（1960年发现）；杭州雷峰塔的释迦牟尼佛髻发舍利（2001年发现）；辽宁朝阳北塔的释迦

大千世界话“舍利”



釋迦牟尼佛七彩腦舍利
Shakyamuni Buddha Seven Colour Head Shrine

牟尼佛血舍利（1988年发现）；山东汶上宝相寺释迦牟尼佛牙舍利（1994年发现）。

除了释迦牟尼佛舍利外，近年来得道高僧圆寂出现舍利的现象也屡有出现。

对于舍利子的成分，现今的科学仪器很难测出来。找遍人类科学所有书籍也找不到真正答案。有人说这是结石，有人说这是常年食素的结果，都站不住脚。事实上舍利子只在佛教徒中见到，患结石的病人成千万计，火化时从未见过舍利子。而且有的大德高僧出现舍利子的数

量非常惊人（数十到上万都有）。试问，有那么多“结石”的人，怎么能活呢？况且得道高僧圆寂前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世界上普通素食者也相当多，从未见死后火化时有舍利子的现象，另外同一寺庙修行的和尚同吃同住，也只有修行高深的僧人火化时才有舍利子。所以舍利子与食素没有必然的联系。

佛教中还有肉身不腐的神奇现象。比如广东大昭寺慧能和尚坐像，既未注射防腐剂，又非真空密闭。广东气候炎热，环境潮湿，至今已历1300余年，不腐变，不枯槁，依然神态安详，栩栩如生。

大千世界，现代科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要了解这个世界，首先要敞开心扉，抱着孩子般的纯真和善意去面对自己尚不了解的事物，而不是先准备好一筐筐有色眼镜与敌意。◇

一位大陆医生的醒悟

伤的皮肤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气管切开还能唱歌，这些都是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这位医生听了恍然大悟，不断地说：是呀。

据明慧网资料显示：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人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法轮功学员接着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取暴利，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连尸体都不放过，在大连有两家工厂把尸体加工成塑化标本，卖到全世界做展览，灭绝人性。

这位医生听后如梦方醒，原来如此呀。他说：“过去匹配一个肾要等四、五年，现在说匹配就匹配，我都感觉奇怪。”随后这位医生同意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组织——少先队。他由衷地说：“以前听到的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我们都受蒙蔽了。” ◇



“天安门自焚”事件中“重度烧伤”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插管后，在病房接受记者（该记者不穿隔离服，不戴口罩）采访，还能唱歌。



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